



晚晴集

— 李克异作品选



北京出版社

I217/29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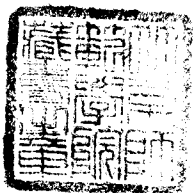
晚 晴 集

——李克异作品选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0886852



北京出版社

886852

晚 晴 集

—李克异作品选

*

北京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印刷二厂印刷

*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7.038印张 184,000字

1982年9月第1版 1982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3,700

书号: 10071·400 定价: 0.76元



作者像

前 言

萧 军

“死别已吞声，
生离常惻惻！”

克异逝世已过去三个年头了——一九七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到今天一九八二年七月四日。人生竟是这样匆匆地来来去去。仅在这三个年头中，又有一些朋友们逝去了。我对于人生虽然是采取了现实主义态度的人，但也不能无所悸动，所谓“人生无常”这一观念也常常烦扰着自己。

按照“人生百年”这一说法，克异仅仅是度过了一半，就悄然以逝，这不能不使人每每兴起痛惜之情！

我把这《晚晴集》——除开《归心似箭》和《杨靖宇》以外——重新读了一过，使我联想起杰克·伦敦的《深渊中的人们》、高尔基的《底层》以至于但丁的《地狱篇》中那些受难的灵魂。尽管这些作家所存在的时代、选材、写作目的不同，但在人和人的灵魂受难这一点上应该是相通的。

《狱中记》和《英雄的墓》在几十年前我应该是读过了，因为它们曾在一九四七年我在哈尔滨主编的《文化报》上刊载过。由于时间过去较久远，印象已经淡漠了，这一次我重新再读它们，恍惚我又经历了一次“炼狱”，又一次瞻仰那个“复仇的女神”——秦淑，一个平凡的妻子，一个母亲！

文章中的“我”，倒不一定全属自己，但至少他是懂得这经历、思想和感情以至生理上所蒙受的巨大痛苦的，否则他就不可

能写得如此细致、深刻以至怨毒，如此使读者战栗的，据我所知克异是具有这种经历的。因此促成他后来短命而死的根源，除开各种生活上和精神上的几十年折磨以外，这“入狱”的折磨，应该是主要的，而这折磨不管它是来自何方，以什么面目出现……而促成他生命的早萎其作用是同一的。他为人民而生，为人民而工作，最后竟是死在为人民而写作的写字台上……这就是历史的光辉证明；这也就是对一个有才能的作家被长久折磨的不公平的证明。

这《晚晴集》虽然不是什么长篇巨制，仅仅包括了十个篇章，十余万字，但它却概括了中国人民近代受难的全程，也反映了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初期历史。

克异是以严肃的现实主义的态度，深刻简洁的文笔来对待自己所描写题材的，不蔓不枝，以负责的精神来面向自己的读者，这是一位难能可贵的作家。遗憾的是他的长篇《历史的回声》竟未能续写下去！

我本不善于代人写“序”，由于克异夫人姚锦同志恳切的要求，为了死者和活者的情谊，写这几行罢。

克异逝世后，我曾写下两首悼诗，顺便录在这里，以作本文的结束。

悼李克异同志 并叙

昨得来人讯，克异突于五月二十六日（星期六）弃世！二十五日尚有电话拟于五月三十日（星期三）来我家，何期竟成永诀！

一九七九年五月二十九日

石破天惊噩耗传，疑真疑梦愕无言！

时当授命罗江祭(一)，忧患生活五九年。

碧血丹心书有录(二)；史留筑路(三)赍残篇。

长吉(四)命尽春蚕死，掉首松江(五)忆惘然。

注：(一)指端午节也。

(二)于《文化报》曾发表《狱中记》和《英雄的墓》等文。

(三)指其《历史的回声》长篇小说。

(四)李长吉为唐代短命诗人。

(五)吾与克异识于一九四七年哈尔滨。他父郝玉璞是我在“讲武堂”时期“地形”教官。

二

“萧军分子”(一)罪及君；马迹蛛丝瓜蔓循。

五月榴花红正好；卅年人海两浮沉。

相逢劫后双一笑；几度幽谈迹在新。

喜待驰骋千里足，何期此日竟招魂！

注：(一)由于给《文化报》投稿，在历史上竟以“萧军分子”目之。

一九八二年七月四日于团结湖

目 录

归心似箭	(1)
杨靖宇	(66)

邻三人	(140)
一只眼齐宗和他的朋友	(153)
十天	(167)
狱中记	(180)

英雄的墓	(212)
宿营车	(219)
无畏的勇士	(224)
不朽的人	(229)

后记	(234)
----	-------

归心似箭

风雪在密林里回旋。

从风雪深处，走出一支小小的队伍来。

画外音：“……我给你们讲一个我自己的故事——在过去那些伟大的日子里，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一段并不出奇的经历……”

队伍迎面朝我们走来。

我们的主人公魏得胜，走在队伍的旁边，在雪地里，深一脚浅一脚地、艰难地前进着……

画外音：“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，……”

他愈走愈近，他的身子充塞了整个银幕。

他的脸充塞了整个银幕。这是一张农民的脸。眼睛不大，但是炯炯有光，两眼内侧的‘思索纹’格外明显，脸上布满饱经忧患的深深的纹缕。蓬松的连鬓胡须之下，隐含着笑意。

画外音：“那时候，我也不过三十出头，可就是面老，同志们都管我叫老魏头，……我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的一个连长。这是艰苦的一九三九年，我们跟日本鬼子足足地斗了九年啦……这年冬天，我们那个营，突然接到一个意外的任务……”

他的脸从银幕上移开，队伍前进着。

风雪遮盖了画面……

一张东北全境的大地图。

一支铅笔在地图上完达山脉的某处画了一个记号，然后一直向南画了一道长长的弧线，在鸭绿江边停住了。“我们的任务就是……”营长的缓慢的声音：“从完达山走到鸭绿江！”

随后我们看见围绕着地图的营连干部们。他们在一顶破旧的军用篷帐里，地下有一堆篝火。

“两年多啦，鬼子完全切断了我们二路军跟一路军的联系。”营长继续说明任务，为了表示切断，他在那条弧线上画了许多个×。

“军党委给咱们营的任务，就是打通南北两军的联系！”他重复画了一条弧线：“光从地图上看，这条道就不近，直贯整个他妈的‘满洲国’！还得打仗，还得绕来绕去！五六千地，只多不少！”

魏得胜俯身在地图上，好象要把这五千里征途一眼望到底似的。

“军长说，任务不比寻常，”营长说：“不愿去的，可以留下！”

“是够呛！”魏得胜从地图上抬起头来。

“要是老魏头说够呛，那准是够呛的！”营长说。

“可不，”魏得胜严肃地同意了。

“那么说，留下吧！”

“嗯，谁也留不下我！”魏得胜说。

“那么说，你看，咱们走得到？”

“爬也得爬到，营长。”魏得胜回答。

队伍在密林里前进，北风烟雪从他们的身后吹来，这说明队伍是一直朝南走的。

画外音：“我们从完达山的营地出发了。我们的前边，是几

千里的高山密林，日本鬼子的层层封锁线，白天黑夜的战斗，无法预料的困苦艰难……”

……风和雪。队伍前进着。魏得胜走在他的连队的旁边。
……风和雪。

二

显然是经过多日行军和战斗的队伍，走在林间小径上。魏得胜大步走在队列之外。一个背着伤号的战士一失足跌在雪窝里。

魏得胜把伤号背在背上。

他对大家说：“快走！这地场不好！咱们走到大道上来啦！”他加快脚步。

一个一瘸一颠的战士嘟囔道：“大道？好大的道！”

魏得胜对身旁一个战士命令：“告诉前头，离开这条大道，打左手岗腿上往东插！”

那一瘸一颠的战士埋怨道：“惊惊诈诈的，放着好道不走……专挑山牲口都不走的道……”

这话让魏得胜听见了，他站直身子，用眼睛找着说话的那人，尽可能平静地说：“少说用不着的！”他眨眨眼睛，更为平静地说，“同志，命里该着，咱们这一辈子全得走别人没走过的道！”

队伍不停步地从他眼前走过，他动员道：“快快快，头开河得过江，要不，没场找船！”

伤号在他背上颠动着，他的脚步越发快了。伤员呻吟了一声。

“小徐子，咬咬牙！头一遭桂花，别吓唬自个！心里越怕，伤口越疼！”他安慰道。

前边的队伍，忽然停住了。

魏得胜赶上前去。他发现了奇异的景象了。从这里望去，小

径两旁的树枝上挂满了妇女的亵衣，各式各样，五颜六色。雪地上撒着亵画。树干上张挂着“宣传品”。

在魏得胜眼前一棵树身上，贴着一张这样的宣传品，大书七个大字，曰：“人活着，为的什么？”

营长赶到跟前，说：“呵哈，这许是鬼子看家的玩艺啦！”他眯缝着眼睛，嘲笑地看着那张“宣传品”，口里说，“人活着，为的什么？呵哈，提出个哲学问题啦，草驴！”营长这个人表示他的大轻蔑的时候，他就是说：“草驴！”

“真他妈的不要脸，挂出这些埋汰玩艺干啥！”有人说。

“我明白啦，”一个战士恍然大悟似的说：“这是那些资产阶级杂种穿的玩艺！”立刻他又不明白了，“挂到林子里干啥呀？”

队伍一边谈论一边前进，不经意地把这些照片，亵画踩进雪地里去。

一个战士气愤地用刺刀挑那些玩艺，那些玩艺纷纷飞落下来。

魏得胜制止他：“别把刀弄埋汰啦！”

小徐子颇为出神地望着那张贴在树身上的女人照片（这是“满映”的“女明星”照片）。

“小徐子，”魏得胜喊了一声：“你明白么？鬼子寻思咱们跟他们是一路货！”

“明白……”小徐子吃了一惊。

迎面树上的一张“宣传品”写着：“别在山沟里遭罪了，快投降吧！金钱和美女等着你们哪！”（这个“哪”字，是敌人的宣传品上必不可少的，非常之“特征的”一个字。）

“小鬼子，命里该着，你不了解咱们。”魏得胜对那些亵衣和亵画——象征性的敌人，嘲笑着。

小徐子在连长的背上，望着那些东西。可惜魏得胜看不见他。

“顺这条岗腿往东插！”魏得胜朝队伍喊道，“快，后头跟上！”

夜。密林里。火堆旁。

魏得胜把小徐子放下，让他靠在树身上坐好。

“连长，让你背了我一天……我真有点……”小徐子十分感动地说。

“用不着。”魏得胜一边脱下靴鞅，打开包脚布，就火烘着，一边说：“我头一遭挂彩的时候，他背了我七天七夜呢，”他指着营长说，“那时候，咱们队伍叫工农反日游击队……咱营长是小队长……我刚参军，挂了彩，说实在的，不知咋的心里委屈，就哭起来啦……”

“哭起来啦？可真没想到！”有人不胜惊奇地说。

“那时候，老魏头哭得跟个小丫头似的！”营长证明道。

人们大笑起来。

魏得胜问营长道：“那时候，你跟我说啥来的？你还记得不记得？”

“十来年啦。”营长想了想，摇摇头。

“我可一直记到今儿个！”魏得胜转向大家说：“他跟我说：——有一号人，自个儿总是可怜自个儿，这号人，多半是头草驴！咋叫革命好汉？冻死迎风站，饿死腆肚皮！枪子儿在大腿上穿个小窟窿眼儿，就抽抽搭搭的呀！”

营长哈哈大笑道：“那年月，有这话！”

“这话我算记住啦，打那以后，我连个眼泪瓣儿都没掉过！”

营长笑道：“一晃儿快十年啦，……”

“一晃儿快十年啦，”魏得胜重复道：“一提起那时候的事，我就想起棵歪脖子树……”

“那忘不了！”

“啥歪脖子树呀？”一个战士急切地问道。

“我十六岁那年，东家徐二板凳跟我爹说：‘我把你脱光膀子绑在这棵歪脖子树上，你要能挺两个时辰，今年的租子我免啦！’……”

“冬天么？”有人问。

“立秋以后还没出伏呢……我爹真就干了，绑到树上，一会儿工夫，蚊子、小咬、瞎蠓，黑呼呼地叮到我爹身上，就象穿了一件黑褂子似的……”魏得胜把口里的卷烟咬碎了：“千不该万不该，我上去给他轰开了……第二天天不亮，人就死啦，临死他埋怨我：儿呀，你不该轰呀，不轰，他们吃饱了血就不会动啦，我还许能挺住……上来一茬没叮过人的……受不了啦……”

“连长，别讲啦……”一个战士泪汪汪地说。

“……我跟我爹说：‘爹呀，下回我可再不轰啦’……我傻呀，同志们……”魏得胜停了停，继续说，“‘九一八’第二年，也是秋后还没出伏的时候，鬼子抓我当马夫，那天眼擦黑，蚊子把鬼子骑的牲口咬得皮都裂开了……鬼子怪我不照管牲口，把我绑到那棵歪脖子树上喂蚊子，我算尝着我爹尝过的滋味啦……没曾想游击队进来啦，他把我打树上解开的那会儿……”他指着营长，“我已经半死不活的啦……”

“往后呢？”

“往后，我就跟他走啦！”魏得胜指着营长，又卷了一支烟，说：“从打那天起，说句不好听的话，我就王八吃秤砣，铁了心啦！……鬼子满山挂了老娘们的花裤子，有啥用！想叫咱们不革命，比叫老天爷不下雨还难呢！那些草驴没法懂得这个！……”

火堆旁边静悄悄的，没有声音。

只有小徐子一个人靠在树身上早睡着了。一个战士心里有气，用手掐住他的鼻子，他恐怖地嗷地叫了一声，全身一阵痉挛，睁开眼睛：“嗷哟，我的妈呀，做了一个梦！……”

又是一个夜晚，队伍在林子里走着。

魏得胜背着小徐子。

“象我们这么走法，走到驴年，也走不到南满……”小徐子在人家背上，有气无力地说：“好几千地呢……”

“爬也爬到！”魏得胜气哼哼地说：“是好几千地！”

“连长呵，”小徐子恳求似地说：“我还得说，你们把我搁下得啦……大家伙儿换着班背我，……我不愿意当累赘！”

“废话，”魏得胜斥道：“谁也没把你当累赘！真是个混虫！”

“……反正，我一个人死在老林子里，也不能投降！”

“人家背你走，是怕你投降呀！”魏得胜怒冲冲地骂了一句，“混虫！”

他转向队伍：“到江沿还有四百来地，限三天到！给我快！”

那一瘸一颠的战士说：“好家伙，咱这腿也是肉长的呵，连长！”

“谁的腿也不是铁打的！”魏得胜说“头开河过不了江，咱们没场找船！你再嘟嘟囔囔的，我给你嘴贴上封条！”他的连鬓胡须后边隐含着笑意。

他拍拍小徐子的腿，说道：“小徐子，没准儿到江沿上，能给你闹两个鸡蛋吃！……”

黑夜。队伍急急地奔出丛林。

身后响着追兵的零乱的射击声。

“兔崽子们，咬住就不撒口呵！”魏得胜说。

队伍奔走在丛林和江岸之间的、白雪皑皑的开阔地上。

队伍奔上了陡峭的江岸。

身后的射击声越来越密了。

就在此时，魏得胜清晰地听见从江里传来一阵隆隆的声响，“要坏！”他说，紧接着便是仿佛十门重炮齐放似的一声天坍地崩的巨响，江上的坚冰突然飞起几十丈高，大块的冰块带着千钧重

量砸到江堤和江面上来。接着，是乌黑的江水的隆隆的怒吼……
携带着碾盘大的冰块奔腾而下……

“他妈的老天爷跟咱们作对呢！”魏得胜骂了一句，他在这些被大自然的奇观弄得目瞪口呆的人群中奔走着。

他找到营长，叫道：“营长，奔下游，跳冰排，没别的路！”

“跳冰排？”营长说。

“跳冰排！”魏得胜重复。

“险！”

“顾不得了，兔崽子上来了！”

营长决定了，大声喊道：“同志们，随我来！奔下游，跳冰排过江！到江南老虎碛子集合！”

鬼子已经出现在开阔地上。

“我别住兔崽子！”魏得胜对营长说。随即转身向回跑去，喊道：“三排，三排跟我来，掩护部队过江！”他此时兴致勃勃，仿佛生龙活虎一般。

“给我狠揍这帮哲学家一家伙！”营长对魏得胜说。

魏得胜伏身在一架“手提式”上向密集前进的鬼子，猛烈的射击。

“来吧，哲学家兔崽子们！”他打出一排子弹。

“人活着，为的啥？呵呵哈，”他又打出一排子弹：“就为的这个！”

魏得胜身旁的一个战士——就是魏得胜要往他嘴上贴封条的那个，准确地向敌人投出了手榴弹：“着家伙！”当他再一次抬起上身投掷手榴弹的时候，他中弹倒了下去。

一个战士爬上前抓起他扔下的枪，向敌人射击。

“好小子！”魏得胜赞赏了一句，可是他立刻就发现这人是小徐子，就骂道：“混虫！你咋不走？给我走！”

“反正，我也走不了！”小徐子说。

“混虫！”魏得胜向越来越近的敌人打出一排子弹。

这时，他发现鬼子已经从右侧迂回上来。

“撤！”他命令。

他一手提着“手提式”，一手抓住小徐子胳膊毫不费力地就把他扛在肩头上了。

魏得胜选择了一个较好的地形，继续阻击敌人。

他回头一望，下游江沿上已经没有几个人了。同志们在冰排上跳跃着。

他对那个掐人鼻子的战士说：“小徐子交给你啦，”他一边射击一边吩咐，“带他过江！”

他射击着……他重又回头时，江岸上已经没有人了。他高兴已极，叫了一声：“行啦！”他对身旁的战士们说，“你们先走一步，跳上冰排过江，到老虎圈子集合！我在后头别住，随后就到！”

“连长……”一个战士要反对。

“走你们的！”他坚决地命令。

他伏在“手提式”上，又打出一排子弹。鬼子们倒了下去。

等到约摸人们已经跳上冰排，他操起“手提式”。且战且退。

几个鬼子已经上了江岸。

魏得胜退到江边。转身跃上冰排，复又掉过身来，朝着鬼子射击。

一颗子弹打中他的腿上，他全身一震，就落进咆哮的江水中……

忽然，他的头伸出水面，两手抓住浮冰的边缘……

越过冰面，他看见同志们在一块块冰排上，向对岸跳去……

从他的脑后，几颗子弹打在他抓住的这块浮冰上……

冰的边缘是抓不牢的，他沉没了下去……